

神医

阿彩 [著]
上

她天赋异禀，惊才绝艳，行医江湖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有你在，真好。”



5 凤离嫡女战苍穹

凤轻生

无视战场上的混乱，王锦凌踏入战斗圈，
将一身是血的风轻生抱了起来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

第 1 卷 第 1 册

神医

阿彩 [著] ▲

凤轻生

⑤ 凤离嫡女战苍穹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医凤轻尘. 5, 凤离嫡女战苍穹 / 阿彩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104-6492-8

I. ①神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0831号

神医凤轻尘. 5, 凤离嫡女战苍穹

作者: 阿彩
策划编辑: 张铁成
责任编辑: 张晓翠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http: //www. nwp. cn
http: //www. nwp. com. cn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印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字数: 690千字 印张: 38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6492-8
定价: 75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神医

凤轻尘



CONTENTS

目录上

- 第一章 凤离嫡女生而高贵 / 1
- 第二章 从云端跌入尘土 / 18
- 第三章 王锦凌的傲骨 / 38
- 第四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/ 49
- 第五章 终是意难平 / 60
- 第六章 终是来晚了 / 73
- 第七章 九皇叔很委屈 / 87
- 第八章 路过的九皇叔 / 101
- 第九章 霸气无双的凤离族 / 118
- 第十章 待你惊艳天下 / 135
- 第十一章 此生为盛名所累 / 152
- 第十二章 我不是凤轻尘 / 174
- 第十三章 不善良的凤轻尘 / 189
- 第十四章 蓝氏的秘密 / 203
- 第十五章 京中妖风起 / 214
- 第十六章 送你上青云 / 227
- 第十七章 四国九城风云起 / 243
- 第十八章 陆家财富横空出世 / 254
- 第十九章 守护者出现 / 268
- 第二十章 北陵的阴谋 / 284

神医

凤轻尘



- 第二十一章 财大气粗的北王 / 301
- 第二十二章 真正的狼堡 / 317
- 第二十三章 四象生八卦 / 332
- 第二十四章 为了天眼珠 / 349
- 第二十五章 初识情滋味 / 366
- 第二十六章 生而复生 / 380
- 第二十七章 玻璃心少年 / 397
- 第二十八章 我来了风云变色 / 413
- 第二十九章 唯愿为王族而死 / 427
- 第三十章 天生的将领 / 442
- 第三十一章 无尚的忠诚 / 459
- 第三十二章 以一敌万的恶战 / 473
- 第三十三章 天下第一奇兵 / 487
- 第三十四章 凤离嫡女的骄傲 / 502
- 第三十五章 征服星辰大海 / 515
- 第三十六章 傲娇的九皇叔 / 531
- 第三十七章 危机四伏的小岛 / 541
- 第三十八章 只想杀人灭口 / 555
- 第三十九章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/ 571
- 第四十章 陆家宝藏浮出水面 / 585
- 番外 十八骑VS黑骑 / 598

CONTENTS

目 录

下

第一章 凤离嫡女生而高贵

欺人容易，自欺却难。

风轻尘有千百种理由告诉自己，司元帅给她的玉盒只是一个普通物件，只是为人父亲的给女儿及笄的礼物，但是玉盒里那块材质特殊的玉佩，还有玉佩上的凤凰图案和她不认识的字无不在告诉她，她父亲留给她的东西不一般。

风轻尘不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，但事关自己的父亲，她无法不多想，也无法蒙混过去。因此她最终还是没有忍住，拿着玉盒和玉佩去找九皇叔了。

“九皇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风轻尘直接杀到九皇叔的房间，将玉盒递到九皇叔面前。

“灵玉盒？”九皇叔吃惊道，一脸疑惑地看向风轻尘，“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“这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？”风轻尘比九皇叔更不解。

九皇叔深深地看了风轻尘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是前朝之物，前朝皇帝赏赐给了凤离王，灵玉盒可以说是凤离王的身份象征。”

“凤离王？你说这是凤离王的信物？”风轻尘吞了吞口水，身子不自觉地坐直，眼中尽是迷茫与震惊。

九皇叔道：“是的。据本王所知，这物件蓝氏很早就赐给了凤离王，至于后来辗转到什么人手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落在谁手里都没用，灵玉盒有一个灵字，就说明它不是凡物，这盒子只有凤离王后人才能打开。”

“你确定这个玉盒真的只有凤离王后人才能打开吗？要怎么打开？滴血还是什么的？”风轻尘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她暴力地把这东西给毁了，这样她算不算凤离族人？

“玉灵盒是墨大师一生呕心沥血的作品，做了数万件也只有这一件成功了。灵

玉盒不认血只认气息，只要凤离王后人紧紧握住它，灵玉盒便能感受到凤离王血脉的气息，便能将其打开。”九皇叔一直看着风轻尘，他怕风轻尘无法接受自己是凤离后人的事，一如他当年也一时无法接受自己是蓝氏后人一般。

对他们来说，蓝与凤离不仅仅是一个姓氏，还是一份沉重的负担，一份推不掉的责任，背负这份责任的他们，不比符临轻松。

“凤离王后人的气息？那我就不算凤离族人了，我是用刀子把它割开的。”风轻尘可怜巴巴地把玉盒捧到九皇叔面前，“我应该和凤离族无关吧？”

“你用刀子割开了它？”九皇叔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接过灵玉盒，一眼就看到盒子上的裂缝，九皇叔不知是可惜还是失落。

“灵玉盒毁了。”九皇叔叹了口气，灵玉盒毁了，里面的东西也毁了，凤离族人只会承认风轻尘是凤离王嫡女，不会承认她是凤离王。

“好像是。”这么贵重的东西她居然这么暴力地给毁了，好可惜呀。

九皇叔轻叹口气，安慰道：“毁了便毁了，前朝早已灭亡，一个小小的灵玉盒又算得了什么。玉盒虽然毁了，无法再用，但也能做个念想，你收起来，别让外人看到。”

原本，有灵玉盒在手，还能让凤离族人承认风轻尘是凤离王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灵玉盒被风轻尘毁了，凤离族人要是知道，说不定还会认为风轻尘不是凤离血脉。

九皇叔将玉盒递给风轻尘时，风轻尘手一滑，玉盒掉在床上，里面的令牌自然也滑了出来。九皇叔本能地伸手接住，当他看清楚自己手中是什么东西时，整个人都呆了，一脸震惊地看向风轻尘：“你打开灵玉盒时，这块令牌就在里面，它没有碎掉？”

风轻尘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打开玉盒时，令牌就在里面，这块令牌是凤离王的令牌？”

那个她不认识的字，莫非就是“离”字？

“没错，这就是凤离王的令牌，它反面不是写了一个离字嘛。”九皇叔心中激动，只是表面一脸平静。

凤离族人认血脉还要认令牌，有这块令牌在，风轻尘就是凤离王，可以调动凤离一族所有的力量。

“我不认识那个字。”风轻尘直言坦承自己是“文盲”，倒让九皇叔无话可说，只得问起正事，“这玉盒从何而来？”

“司大帅给我的，今天我去司府，司大帅把此物给了我，说是我父亲临死前托

付给他，让他在我及笄后交给我。”风轻尘没有隐瞒，和盘托出。

“原来如此，风将军看人的眼光很准。”灵玉盒能保存至今，就说明司大帅不曾打开。

风轻尘苦笑一声：“这是不是说明我父亲是凤离王的后人？或者说是凤离王的继承人？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怎么会变成孤儿，又怎么会在东陵立下军功？”

“也许风将军和你一样，也是在成年后才知晓。风将军已经死了，追查这些已经没有意义。”

风轻尘点了点头，看九皇叔一脸淡然，没有半点震惊的样子，风轻尘自嘲一笑，开口问道：“九皇叔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，我是凤离王后人？”

“是。”九皇叔没有迟疑，爽快地回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答案在风轻尘的预料中，虽然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，不过还能接受。

“不久前。当时没有证据，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”九皇叔含糊其词，一语带过。

不久前是多久前呢？风轻尘想问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有些事难得糊涂，问多了最终痛苦的只有自己。

九皇叔暗暗松了口气，不给风轻尘说话的机会，把话题转到凤离族人身上去，把北陵的情况给风轻尘略略讲了一遍，道：“初冬，我们去北陵，雪莲花只在这个时候开花。”

“离冬季只有两个月，陆家的财产呢？不管了吗？”风轻尘可不甘心把大笔财产留给东陵子洛。陆家的东西她就是拿去喂狗，也不让东陵子洛拿到。

“冬天不适合出海，洛王与皇后不会选择在冬天去。”九皇叔默默地望着天说，风轻尘今晚变笨了，却不想风轻尘话锋一转，追问起九皇叔的事：“九皇叔，你对前朝的事这么了解，你和前朝有什么关系？”

九皇叔高深莫测地道：“本王确实和前朝有关，具体的需要你自己去探索，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。”

想要一统九州怎么可能不了解前朝，风轻尘知道九皇叔既然这么说，就不会直接告诉她，便不再追问，而是说起攸关自身性命的事：“符临当时去杀蓝九卿，就是因为蓝九卿是蓝氏后人，他要是知道我是凤离王后人，会不会来杀我？”

“不会，他不敢。”九皇叔冷声道，如果是之前他不敢保证，现在他可以肯定符临没有那个胆子。符临不是一个因小失大的人，符临把符氏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又怎么敢动他的人。

“不会最好。困了，我要睡了，你自便。”风轻尘打了哈欠，翻了个身，倒床就睡。

“呃……”九皇叔看着空空的怀抱，无奈地垂下手，替风轻尘盖好被子，待到风轻尘气息平稳后，便翻身下床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黑暗中，风轻尘翻了个身，双眸缓缓睁开，盯着门口，眼中一片黯然：她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九皇叔，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事，毫不保留地告诉她呢？

苏府密室内，黑衣银面的蓝九卿双手环抱，对着空白的墙面发呆。

“九卿，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”苏文清不由自主地放缓脚步，走了进来。

蓝九卿缓缓转身，看着苏文清：“风轻尘知道了自己的身份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苏文清踉跄一步，差点摔倒，“谁告诉她的？”他们把消息瞒得极好，唯一知情的孙正道也死了，按理说不会有人知道才是。

“风将军的后手，他把象征凤离王身份的玉盒托付给司家，司大帅今天给了风轻尘。”蓝九卿说道。

“司家？之前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风将军和司家一点交情也没有，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托付给司家？”苏文清眉头紧皱，身子不由自主地绷紧，仔细回想着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。

凤家和司家暗中有什么往来？司家其实是凤离族人？

看苏文清陷入自我怀疑，蓝九卿很好心地开口：“你别乱想，司家和凤家没有任何交情，司大帅是肃亲王的属下，风将军把东西托付给司家，不过是赌一把。”

当然，蓝九卿明白，风将军选中司家并不是豪赌，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。司大帅出身不高，这也就说明他见识有限，凭他的身份绝对认不出玉盒，更不会想到前朝的人与事。

司大帅是肃亲王的亲信，不管他日司大帅爬得多高，皇上都不会全然的相信他，不会把他带入权力中心，玉盒曝光的可能性就极低。

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司大帅的为人，值得信任。

苏文清感慨道：“风将军好气魄，这般贵重的东西，居然敢随便托付给人，万一司大帅不守信用怎么办？万一让人认出玉盒怎么办？到时候就算没有人能取出玉盒里面的东西，风轻尘也活不了。”

“风将军没有选择，除非他希望凤离王令牌永远消失。”蓝九卿冷声说道，沉吟片刻，又道，“文清，让天下第一庄的人去查查风将军当年的事，重点查那场战役，我要知道那场战役中，有没有外人插手。”

那个时候，风将军的亲信既然能把玉盒送到司大帅手中，为何不直接送回京？

“你怀疑凤离族人借机下黑手，要夺凤离王令牌？”苏文清问道，他浸淫在权力中心多年，看多了各国乃至大家族的内斗，因此凤离一族内斗也是正常的。

蓝九卿点了点头：“杀手联盟是凤离王当年在外建立的势力，他们只忠于凤离王。几个月前，那几个老怪物去了北陵，至今都没有回来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。”

苏文清惊呼：“不会吧，凤离族人会对那几个老怪物出手？他们这不是自断臂膀嘛，杀手联盟可不是一股小势力。”他和步惊云或明或暗也有争斗，但他们再怎么争斗都不会影响大局。

蓝九卿露出一抹冷笑：“不能为自己所用的势力留着何用？凤离一族也不可能上下齐心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凤离嫡女或者凤离王出现。风轻尘要是出现，现在掌控凤离族的人就必须把手中的权力交出来，没有人愿意把到手的权力拱手送人。”

就如同蓝氏一族，为了争夺九州令牌，一样会自相残杀。要不是他的身份隐藏得再好，这些年来他也不可能如此平静。

想到蓝氏的事，蓝九卿眼中闪过一抹凝重，问道：“对了，崔家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那个姓蓝的女人呢？”

“你说蓝依琳？她怀孕了，崔家已经肯定是男胎，私底下秘密联系了蓝氏旧部，有人拒绝，有人接受。连城按你的命令没有直接拒绝，而是与他们虚与委蛇，正吊着他们。剩下几个有蓝氏血脉的人，崔家秘密处理了，我们赶到的时候晚了一步，只救下一个七岁的小男孩，除了蓝依琳肚子里那个，崔家已没有蓝氏血脉。”想到蓝家人惨死的那一幕，苏文清的心情很沉重。

昔日高高在上的蓝家人，现在只能任人宰割，骄傲的皇族人活得比蝼蚁还低贱，一出生就被人圈养，待到没有利用价值后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

蓝九卿闭上眼睛，沉痛地说道：“死去的人好好安葬。至于那个活着的孩子，送到天下第一庄，教他一些活命的本事，蓝家人就要有蓝家人的骄傲。”

苏文清点了点头，默默地低下头，不敢让蓝九卿看到他闪烁的眼神。

他是故意晚到一步，九卿不肯对蓝家人下手，并不表示所有的蓝氏后人，都能和九卿一样不残杀同族人，蓝家的旧部就剩下那么一点，少一个人瓜分，剩下的人就能多得一份助力。

九卿毕竟是蓝氏公主的血脉，论起血缘他并不是最正统的继承人。所以……九卿，对不起，即使知道你不愿意，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蓝氏直系血脉惨死！

回到皇城后，大家都有忙不完的事情。次日，九皇叔让人给风轻尘传了一句“王爷有要事要办”的消息，便离京了，至于去哪里办什么事，风轻尘一概不知。

风轻尘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凤离王后人这个身份会给她带来什么，很快就陷入繁忙的工作中。

司大帅背后的伤，左岸弟弟的病情，还有宫里那一堆女人的烂事，风轻尘都要一一安排、处理，闲下来还得考虑赚银子的事。

不和云家合作，她现在没有大宗的收入，她必须开源，不然早晚有一天会坐吃山空。

可惜，风轻尘学的是医术而不是商业，即使这里商机无限，她也不知道要如何操作。想了半天，也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案，风轻尘只好把这事压下，准备哪天找苏文清商量商量，现在她还是靠行医赚钱好了。

作为深得后妃信任的大夫，风轻尘回到皇城后，来请她的人络绎不绝，她收诊金收得很欢。

在皇宫，怀了孕并不代表什么，孩子没有生下来之前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风轻尘离京期间，就有两个妃子落了胎。

孩子安全生下来，也不表示你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孩子能不能健康长大，能不能得到皇上的喜爱，这些都是作为母亲要想的事情。

在孩子没有成年分府之前，他们都离不开大夫，风轻尘无疑是最好的选择，她不受人拉拢，不会因为钱财害你，她只做一个大夫该做的事，从不参与后妃之间的争斗。

风轻尘不排斥为后妃看病，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，她收到消息后都会尽快进宫。但她讨厌在宫里遇到明微公主，尤其是明微公主身边还有一个安平公主。

饶是风轻尘再不愿意，也不得不停下来，避到一边给两位公主殿下让路，可惜人家摆明了来找麻烦，又怎么会让风轻尘躲过去？

“风轻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开口说话的是安平公主，明明是特意来找风轻尘的，那语气却像是刚刚看到她一般。

自从皇后娘家被一锅端后，风轻尘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位刁蛮公主了，听到安平公主的问话，风轻尘暗暗叹了口气，上前回话：“见过公主，民女是奉林妃娘娘的命，进宫为娘娘看诊。”

“看诊？宫里又不是没有太医，要你来干嘛。林妃又是什么身份，她有什么资格宣外人进宫？风轻尘，皇宫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”和所有正室的女儿一样，安平公主不喜欢后宫这些争夺皇上宠爱的妃子。

风轻尘已经过了意气用事的年纪，着实不愿和安平公主起争执，低头不说话，盯着石板发呆。

可惜她不愿意生事，别人只当她好欺负，在安平公主发怒前，明微公主轻笑一声：“安平，在东陵平民女子见到公主，不需要下跪请安吗？”

这话明显是针对风轻尘，风轻尘抬头，正好对上明微公主那幸灾乐祸的眼神。明微公主没有想到，风轻尘会这么大胆，没有她们的话也敢抬头，吓了一跳，眼神闪躲，不敢与风轻尘对视。

风轻尘嘲讽地笑了一声，不等安平公主说话，就先一步说道：“明微公主你逾越了，这是东陵。”

明微公主没想到风轻尘会如此不给她面子，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正常，温婉地说道：“轻尘别恼，本宫只是好奇，还以为两国风俗不同。”说完，扯了扯安平公主的衣服，“安平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明微公主看似息事宁人，实则是刺激安平公主，暗指她收服不了一个平民女子。

安平公主明知自己被人利用，却拉不下面子，认为风轻尘当着外人削她面子，恼怒地道：“风轻尘，你还没有给本宫行礼。”

“唉……”风轻尘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她真的没心情陪安平公主这样的小女生胡闹。

风轻尘看了明微公主一眼，淡然地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明微公主来自南陵，不知东陵的事，公主殿下应该知道，我身为忠义侯之女，见到公主并不需要行跪拜大礼。”

“如果本宫执意要你跪下呢？”安平公主下颚微抬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，面露得意，高声说道，“风轻尘，本宫劝你乖乖听话，和本宫作对的下场你承担不起。你还不知道吧，父皇已经同意封你为女官，陪本宫出嫁北陵，你日后便是本宫的陪嫁物，你若想在北陵过得好一点，就乖乖给本宫跪下，本宫心情好，也许会留你一条命。”

“什么？陪嫁北陵？”风轻尘这下真的惊到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，她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？

风轻尘震惊的样子取悦了安平公主，安平公主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：“风轻尘，你现在跪下还来得及，本宫心情一好，看在九皇叔的面子上，也许会让你多活两天。”

最初的惊吓过后，风轻尘已经冷静下来，看着安平公主得意的笑脸，风轻尘勾

唇一笑：“公主，就算我作为你的陪嫁品之一和你同去北陵，也不表示我会永远留在北陵。”

“风轻尘，你以为北陵和东陵一样吗？没有九皇叔的保护，你在北陵什么都不是，想离开北陵？你做梦！本宫在北陵一天，你也必须待在北陵，本宫要回东陵，你也只能留在北陵。”安平公主一想到那美好的画面，就忍不住笑了出来，“风轻尘，你说，到了北陵，没有九皇叔护着你，你还拿什么嚣张？”

明微公主亦适时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：“轻尘，陪公主出嫁是莫大的荣幸，安平选中你，是你的运气，你可要好好珍惜。”

她不讨厌风轻尘，但她嫉妒风轻尘，也怨恨风轻尘。要不是风轻尘，她就可以嫁给九皇叔，她就不会把自己变得这么可恶，更不会害死先生。

先生死了，她的后路也断了，她只能留在东陵，但她不想看到风轻尘，不想看到风轻尘与九皇叔在一起。是以，她给皇后、安平公主建议，让风轻尘作为女官，陪安平出嫁北陵，这样她就永远不用看到风轻尘了，风轻尘也永远不可能和九皇叔在一起。

安平公主在宫里所说的话，并非信口雌黄，风轻尘前脚踏进凤府，后脚就有旨意到凤府。皇后亲点风轻尘为女官，陪安平公主出嫁北陵。

皇后匆忙下达懿旨，就是揪准了九皇叔不在京城，风轻尘不敢违抗懿旨。

“小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佟珏和佟瑶急得都快哭了。凤家就风轻尘一个人，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让风轻尘作陪侍，这不是要断凤家后路嘛。

风轻尘一脸平静地接过懿旨，还给传旨太监一个厚厚的封赏。传旨太监一脸疑惑，还以为风轻尘吓傻了，转身就跑了出去，生怕风轻尘回过神后打他一顿。

屋里的下人，一个个面如死灰，风轻尘开口说道：“好了，一个个哭丧着脸干嘛，不就是陪嫁北陵嘛，我又不是去了不回来。”

风轻尘随手将懿旨交给春绘：“拿去供奉起来。”

“姑娘，陪嫁女官回不来。”春绘以为风轻尘不知，小声解释了一句。

“我知道，这件事不用你们操心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，离安平公主出嫁还有一个多月，这期间可以发生很多事。”风轻尘冷冷地说道，说来也是安平公主沉不住气，要是安平公主忍得住，等到出嫁前两天再下这道懿旨，她就一点准备也没有了，到北陵也不得不受制于安平公主了。

可现在呢？她既然是凤离王后人，在背负这个姓氏带来的责任的同时，她也得行使自己的权力。凤离后人就在北陵，到了北陵谁受制于谁还说不定。

风轻尘的镇定，让凤府的下人安定了下来。风轻尘是凤府的主心骨，她说不用

担心，府上的下人自然不会再惊慌。

佟珏和佟瑶很快就露出了笑容：“是我们太沉不住气，请小姐责罚。”

“责罚就免了，交待你们查的事情，可有进展？”风轻尘眼神凌厉地看向二人，这段时间佟珏和佟瑶做的几件事，几乎都没有太大的进展。

佟珏和佟瑶脸上的笑容立马僵住，恭敬地答道：“回小姐的话，奴婢已经查出来了，散播流言的是左公子和欧阳公子。”

“左岸和豆豆？你们可有找他们问清原因？”风轻尘冷声道，左岸还真是找死，一出接一出的给她添麻烦，真是欠揍。

“奴婢还不曾找二位公子问。”佟珏和佟瑶委屈得快哭了，那两个人可不是她们能找到的，她们能查出来已是不易。

风轻尘也不为难二人，让她们不用再管，她自己会去问。

“让你们盯着谢府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可有进展？”风轻尘几乎隔三岔五就要问一句，佟珏和佟瑶也一直摇头说没有，好在今天佟珏不再摇头，而是激动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埋在谢府的钉子传来消息，偶然间听到谢家族长提起长公主等字眼，奴婢怀疑谢家与西陵暗中有交往。”

“西陵长公主？”风轻尘手指微微弯曲，轻轻敲打桌面，佟珏和佟瑶没有风轻尘的命令，也不敢抬头，直到风轻尘回过神来，才让她们二人退下。

佟珏和佟瑶揉了揉酸痛的脖子，两人相视苦笑：小姐最近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，行事莫测，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“把左岸找来。”风轻尘对着空气说了一句，一炷香后，左岸出现在风轻尘面前。

“你找我？”左岸神情倨傲，冷漠的不近人情，风轻尘知道左岸是在闹情绪，也不和他客气，直接说道：“我怀疑东陵谢家与长公主暗中勾结，长公主的事情你最清楚，去查一查谢家，看看长公主与谢家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我不是你的属下。”左岸不满地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可你拆了我房子，又散布流言诋毁我和九皇叔的名声，难道你以为我不说，事情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？”风轻尘威胁道。

左岸不满地哼了一声：“查清这件事后，一笔勾销，你不得再提。”

“可以。”风轻尘很爽快，左岸见状又补了一句，“九皇叔那里也由你去说。”

风轻尘点头：“行，我要谢家与长公主来往的证据。”机会送上门，她当然不会放过，她要不借此扳倒谢家，她就不姓凤。

“我尽量。”左岸保守地答道，毕竟这种事谁也不敢保证。

“我等你的好消息。”凤轻尘这是要左岸必须把证据拿到手，不然他们之间的账，还得好好算算。

左岸点了点头，离去前说了一句：“照顾好我弟弟。”

“放心。”凤轻尘爽快地应下。

诚如九皇叔所说，有左岸的弟弟在，她让左岸办事就容易多了，至少不用再砸银子。

九皇叔总算做了一件得她心的事……

凤轻尘作为陪嫁女官，陪安平公主远嫁北陵的消息，在有心人士的操作下，很快就传开了。有言官上表为凤轻尘陈情，说凤府只有一女，凤轻尘入了北陵，岂不是绝了凤家的后？

凤家有凤轻尘在还能招赘，如果凤轻尘去了北陵，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

不待皇上回话，安平公主的一番话就传了出来，让为凤轻尘说话的人，立马泄了气。

安平公主出席某赏花宴，席间某位千金说起此事，安平公主泪语涟涟，无限委屈，说她贵为公主之尊，为了东陵与北陵友好，为了边境百姓的安宁都能远嫁北陵，凤轻尘就不能陪嫁吗？

北陵天寒地冻，气候恶劣，她能在北陵活多久都是一个问题，凤轻尘医术精湛，有凤轻尘在，她就不用担心自己会早早地身死异乡，无法起到联姻的作用。

此言一出，同情凤轻尘的人默然不语，其他人则大赞安平公主高义。

这番话和凤轻尘陪嫁北陵的消息一前一后传出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几乎人人知晓，让凤轻尘不得不佩服皇后与洛王散播流言的能力。

“小姐，事情传遍皇城，已无可更改，为了皇家颜面，皇上绝不会容许你不去。”佟珏和佟瑶忧心忡忡，她们一直在竭力平息流言，可惜收效甚微。

“皇后懿旨已下，你以为没有这流言，我就能不去北陵？”凤轻尘好笑地看着佟珏和佟瑶，她本来就打算去北陵。

“可是……”佟珏和佟瑶还要说什么，夏挽就走了进来，打断三人的谈话：“姑娘，司少帅有请。”

凤轻尘给司大帅动了手术，从司大帅背后取出一块拇指大小的刀片。司大帅这个时候正在凤府休养，司少帅每天都会来陪司大帅，十足的大孝子。

“知道了。”凤轻尘担心司大帅的恢复出问题，不敢耽搁，大步朝司大帅暂住

的院子走去。

远远的就看到八名杀气十足的护卫站在门口当门神，要不是风轻尘早就习惯这样的杀气，还真会被吓着。

一进去，就看到司少帅坐在院外的石凳上，见风轻尘进来，轻轻地点了个头：“坐。”

“司少帅找我有什么事？可是大帅的身体有问题？”风轻尘问道，虽然九皇叔说过无数次，司丞此人可交，可风轻尘还是不太喜欢和司丞打交道。

能调教出司家十八将那么高傲的护卫，司丞这人更是高做得没边，她当初在司家十八骑手上吃了多少苦，现在就有多么不喜欢司丞。

司丞察觉到风轻尘的不满，却不在意，只道：“不是，是我有事找你。”

“司少帅有什么事，请说。”看在司大帅的面子上，风轻尘尽量客气，脸上始终带着得体的微笑。

“我听说，再过不久你就要和安平公主一同前往北陵，并且永远不会回来。”司丞特别强调“永远”二字。

风轻尘点了点头：“皇后的懿旨是这样说的。”具体的情况如何，却不是一纸懿旨可以说得清的。

司丞并不在意风轻尘去哪里，他只在意：“那么我的病呢？”

“你的病？与我何干？”风轻尘的身子微微往后，一脸戏谑。

“风轻尘，你别过分，你知道我说的是是什么。”司丞黑着一张脸，要不是有所求，他根本不屑和一个女子说话，女人就是麻烦。

风轻尘道：“知道又如何，不知道又如何，少帅，我只答应肃亲王帮你检查，没有答应帮你医治。司大帅帮了我父亲一个忙，我也还了这份人情。”

她替司大帅取出折磨了他十多年的暗器遗留物，这足够还司大帅替她父亲保管玉盒的恩情。

司丞沉默片刻后，说道：“风轻尘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等的就是这一句，风轻尘狡黠地笑道：“肃亲王为了给翟世子医治，付出的诊金是他手上的私兵。”

“我们司家没有私兵。”司丞倒不是撒谎，他们司家一直在边关掌兵，虽手握重权，盯着的人也多，他们训练的兵马就算忠于司家那也是皇上的人，他们司家无权送人。

“我也养不起那么多的私兵。”想到花钱如流水的私兵，风轻尘就一阵头痛。

“司家只有钱财，如果你要，我给你司家三分之一的家产，约有二三百万之

多。”多年征战，司家的赏赐和战利品实在不少，只要风轻尘肯为他医治，就是散去一半的家产司丞都不心疼。

“司少帅真是大方，不过我对司少帅的家产不感兴趣。司少帅应该明白，能医治你的不是我而是玄医谷谷主，到时候我还得去求玄医谷谷主。”人情这种东西，可不是银两能算清的。

“直接说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给得起，我便给。”司丞的耐心告罄，不耐烦地道。

风轻尘见好就收，身子微微往前倾，气势陡然一变，刚刚的轻松惬意荡然无存，黑亮的眸子凌厉而强势：“司少帅，我要司家十八骑。”

“做梦。”司丞想也不想就拒绝，双手紧握成拳，青筋凸起，要不是自制力强，他肯定一拳打向风轻尘，将她脸上的笑打掉。

这个女人太贪心了，居然开口要司家十八骑。

“司少帅你再考虑考虑，除了司家十八骑，别的我不要。”风轻尘不给司丞商量的余地，留下这话便离去。

她相信，司家会妥协，后代延续比司家十八骑更重要。

说她趁火打劫也好，说她以怨报德也好，她要去北陵就要有人保护，私兵人数太多，根本不可能跟她去北陵，司家十八骑的人数刚刚好。

“混蛋。”司丞一拳打在石桌上，将石桌打了个粉碎，右手血淋淋的，他却觉得痛。

走到门口的风轻尘，听到这声音，脚步一顿，眼中闪过一抹歉意，随即又坚定地往外走。她一定要将司家十八骑拿到手，哪怕司丞和司大帅认为她忘恩负义，她也不放手。

北陵之行迫在眉睫，她手上没有可用的人，佟珏和佟瑶训练出来的人承担不了保护她的职责，至于左岸？

他在暗处保护还行，遇到危险凭左岸一人不够！

……

风轻尘陪嫁北陵的事传开后，风轻尘并不着急，但她身边的人都为她急得不行。九皇叔不在京城，苏文清得知此事，连夜赶回京城，顾不得时辰合不合适，一进城就去了凤府。

苏文清到凤府时已是深夜，凤府上下都睡了，被苏文清这么一折腾，全都爬了起来，风轻尘起来时洗了把冷水脸，精神还不错。

“半夜三更上门，可是有人生病了？”作为大夫，遇到半夜上门的人，第一反